



12
3764
135



春秋左氏傳補注七　吳沈欽韓文起著

襄公

六年傳長相優　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　服云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强梁是國之大命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壇之　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卽孫子所謂距闉也

D12
3964
135
91-168

七年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爲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耤之前也

公登亦登　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惠云

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　唐石經初刻虵字郭忠恕佩觿曰委虵之虵余脂反虵是遮反虺也

衡而委蛇必折　言委虵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纔有此容若衡不順理猶復委虵自得必致毀折者也衡指孫子之不後魯君委虵指孫子之無悛容

八年傳子國怒之曰　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循彼文義卽此傳怒子產之辭而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　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敝賦　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成

元年疏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此悉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遑啟處　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甯蔡牀蓍膝處皆穿也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啟爲跪李巡曰啟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遑啟處猶云不遑坐處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　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城隍神之濫觴

相土因之　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

漢五行志相土代閼伯主少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　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　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馬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

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艮之隨　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爲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艮爲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于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　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初爻交坤故爲交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爲天門故震爲開門隨于消息爲二月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固在下位　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爻例居下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　惠云靖讀爲靜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爲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坤爲身爲害棄位而姣　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或作傚姣佼字本通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周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佼易也杜謂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　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
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公子嘉　說文孔從乞從子乞謂子之候鳥乞至而得子嘉美
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閏月　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爲門五日衞冀隆
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
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
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
長麻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欽韓按
杜預長麻彼自編排日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麻十年之閏亦
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

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衞氏之難深中其
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笨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
娶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哲
故事故云禮也
以先君之祧處之　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
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　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　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禱幣梗劉績注淮南子仲
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
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爲更

十年傳抉之以出門者　服云抉橛也謂以木橛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按呂覽愼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扚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此皆舉人紇之事傳誤也關欘也服謂以木橛抉之門關卽木橛也

以爲櫓　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按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爲櫓卽與狄鹿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衞居于犁蔽屏櫓之下是櫓固以革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爲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　杜預云百人爲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說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五十人有頭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鹿彌執櫓拔戟以預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請以桑林　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　夏雅羽也禹貢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夏卽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爲大夫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於是子駟當國　當國爲專大政其次爲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爲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爲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猶云簡公尚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僞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　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立子產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其能來東底乎　釋詁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云俾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爲止也杜訓底爲至與來義複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輿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爲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斥宣子鶡冠子迭遠篇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之謂也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

十一年　經齊世子光　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復何所據若使光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爲此經據舊文宋錄

本無義例

公至自會　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不入者倍征　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小胥鄭注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鍾八磬八注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

庶長鮑　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十二年經吳子乘卒　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夢乘聲同今徽州甯國人猶然

傳臨于周廟禮也　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爲禮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議左氏非也

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

雜鈔農力乃農用人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僞孔傳習因
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釋文謂
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
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
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
使歸而廢其使　廢猶置也言釋艮胥歸置其使于位則感楚
之惠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已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艮胥
心自鄉楚以牽制彼專事晉之心爲楚計不亦善乎
十四年　經衛侯出奔齊　公穀傳俱有衍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
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

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
爲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
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宋胡安國解此經與杜同
傳被苫蓋　此苫蓋似非茅蓋乃氈裘也桂海虞衡志蠻氈蠻
人晝披夜卧無貴賤人有一番即此類也
攝也　有司徹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
酒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
告也此非公食大夫禮蓋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　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此
案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爲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縣

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

與孫子盟于邱宮　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案此時獻公稔林父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掩前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要盟乎

鄄人執之　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案服與杜解皆非也鄄人叛公故爲孫氏執公徒之奔逸者

無告無罪　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案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　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華其後爲厚氏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氏與郈氏鬬雞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郈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叢子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　釋名淫浸也浸淫旁入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淫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

知朔生盈而死　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營營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躁躁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爲營子盈爲朔子朔早卒未及爲卿于傳文爲甚順但其祖首既謚莊朔又謚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爲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

家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爲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年 經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長麻以爲八月丙戌朔案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麻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 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案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爲三公劉乃庶士蓋劉夏初免喪繼爵未命者猶從士服耳

爲子馮爲大司馬 據疏引杜預以子馮爲叔敖之子刊本作從子誤

十六年 傳 改服修官 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纓帶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小祥而練除首絰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爲夷故也 案傳意以主兵者苟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苟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杜預之咎也春秋本主魯事或書公會某國君或書大夫會某國君義取在我非是亢尊故無所嫌

十七年 經 邾子穿卒 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

尋赦之也

傳爾父爲厲　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爲惡曰厲

以杙抉其傷而死　說文作弋橜也以杙爲劉子樹書通作杙莊子人閒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晳　詩疏引云皋門之晳釋文云或作皋門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潤澤音澤澤誤爲潤注家乃音潤爲澤荀子王霸篇罕牢天下而制之焉融廣成頌皋牢陵山列子天瑞望其壙罕如也釋文音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皋續郡國志作成罕罕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印長吏印文不同皋字爲四下羊則同罕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皋罕互易孟子云魯君之宋

呼于垤澤之門趙岐云垤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方輿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朴　尚書鄭注朴樸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錢大昕曰古無扑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爲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磨改之弊或即出于唐元度之手（唐石經初刻作朴後改從手也）

晏嬰麤縗斬　案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

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案喪服疏衰疏屨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斬衰之尤至呂覽勿躬注精甚也正與麤字相對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爲麤杜預以過之爲麤竊謂雜記與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失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云賤而不能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衰之情饘粥之食曾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艾苫枕草　杜預云枕由非喪服正文案喪服正文言寢苫枕塊杜預誤以爲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唯卿爲大夫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以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爲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十八年　傳疏陳之　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烏烏之聲樂　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有班馬之聲　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班別迂辟皆衿甲面縛　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紟結衣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愚謂以甲系縛之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呂覽枚勳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舉于秦周高誘注秦周城門名也列子湯問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晏子外篇景公登箒室而望見人斷雍門之楸說文繫傳即楸梓也引此傳作萩同齊民要術楸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者爲梓似楸有角者名角楸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亦呼荊黃楸斬其檟以爲公琴　釋木櫬梧郭云今梧桐案今之青梧也櫬檟聲同故檟材中琴也集韻杶檟同通作椿說文杶或作櫄管子地員注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俗語曰樗櫄樗漆相似如一說文繫傳字書杶木似樗案蘇頌本草圖經椿木樗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疏而氣臭北人呼樗爲山椿寇宗奭本草衍義世以無花而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爲椿其有花莢而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爲樗木疏而氣臭無鳳眼草者謂之樗如上所說椿木不中爲琴材且禹貢杶幹栝柏係名材不得以椿爲類疑集韻杶檟種自一類爲椿者非也惠云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門于楊門　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葢以楊門之扇高誘注楊門門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閭　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　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案說苑奉使篇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

多死聲　周禮太師職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六韜五音篇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惠云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欽韓謂晉北楚南以律管言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所謂商則戰勝軍士强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

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別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　杜預云以璧馬爲鼎之先案錦與璧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先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癉疽　素問奇病有脾癉膽癉注疽熱也又王機直藏論肝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炟心出黃又藝文志癉黃病素問作疸金匱要略有穀癉女勞癉酒癉諸徵又云黃癉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爲難治也癉而渴者其癉難治癉而不渴者其癉可治

生瘍于頭　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癰疽篇發于頭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

內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議也魏顆紀勳于景鍾孔悝表勤于衞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　此通爲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使以行禮也　謂從柩車行也既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紀云薦乘車載禭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槖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旐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案杜預釋例以子蟜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輅木輅孔氏娓娓置辭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輅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干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觀禮記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亦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僞矣

聞師將傳　傳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二十年〈傳〉言不與人同欲也　傳但言暗於保身之道愍之也杜預以爲罪其違衆而家鉉翁敢指左氏爲不明經旨

二十一年〈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今麻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

說是

傳以公姑姊妻之　惠云公衡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人武仲云姬氏則所謂公之姑姊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云君之姑姊明是一人案如惠言卽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嫁姑姊者謂外姊妹襄公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蕃酋猶謂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奚國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　說文引云盛夏重繭云袍衣也以絮曰繭縕曰袍案玉藻纊爲繭注纊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　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北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案幸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沔水篇疎水中有物摘其皋厭可以小使名爲水虎者也此謂壯陽道之事

得罪於王之守臣　杜預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案對天子而沒其名稱同僚之義無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罪免斐豹之隸猶言諸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曰下移猶假王命杜預生司馬昭之時蓋忘魏主矣顧炎武云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　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轘轅　候候人也周語候人爲導初學記引闞駰曰轘轅道凡十二曲也方輿紀要轘轅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

十里

先二子鳴　御覽九百十八引尸子曰戰如鬬雞勝者先鳴

莊公爲勇爵　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首樂卿之類商子境內篇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二十二年傳爲用聖人　周禮疏何休膏肓云說左氏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御叔謂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行而倣之左氏傳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案大司徒職知仁聖義中和聖在六德則知有全有偏鄉飲酒義注聖通也又謚法解稱善口閒曰聖張守節正義作揚善賦簡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大行也

見于嘗酎　高誘呂覽注酎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案齊民要術作秫米酎黍米酎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彌佳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飲三升大醉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略如是張晏之解爲得之

而以爲口實　服云口實謂譴讓也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　黜官者減省其家臣若室老士之類與薄祭文相對非謂黜段之受職也大夫常祀當如少牢饋食禮

末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尚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云荀卿

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
馬士庶同于卿
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于四境　詔諸大者陳之原野小者
置之市朝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周禮
條狼氏誓馭曰車轅轅觀起于四境用刑之酷也
請徙子尸于朝　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
之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　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
鄉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也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
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

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
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畀我是
卿兩說自相矛盾愚案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庶其之事以相
引攣皆肊說也杜預妄爲傳逮不幾同株連瓜蔓如何休之爲
公羊乎
入于曲沃　上云復入則無狀已著盈先出奔義絶于晉故不
言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反逆之罪獨不重于叛乎
傳晉悼夫人喪之　杞孝公是爲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爲鄰國闕　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
屬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
謂若自爲己之母黨案諸侯絶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

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同則雖緦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尙爲鄰國闕樂況本其緦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告焉　杜預云子無天告故可因案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爲天所祐于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己杜解非也

及七輿大夫輿之　服云下軍輿帥七人案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　此亦援殽戰之例若因殽戰以爲常則此固不待言何云墨衰冒絰乎服問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此僞爲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劒左援帶　帶綬也曲禮疏綬登車索少儀云僕者右帶劒負良綬疏云僕卽御者也帶劒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劒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劒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卽少儀之負良綬也

隸也著于丹書　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隸使亦附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男子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爲城奴一免爲番戶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再免爲雜戶

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爲番戶七十則免爲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爲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前卽皆送都官閱貌案漢刑法志其謀反大逆者夷三族非死罪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此罪輕于城旦春者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罪降爲司寇故一歲然漢制無常戶與魏晉以下異也

攝車從之　攝讀若攝弓而馳之攝范鞅既步戰以退欒氏之攻復乘車以追逐欒氏也攝車猶超乘

胠　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二卒曰胠注云皆陳名胠閭聲相近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鄉射禮主人獻眾賓後大夫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爲卿之適從卿禮也新尊絜酒如士冠禮再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示敬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屨就席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酒禮云既旅則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召公鉏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嗣卿

使與之齒　與旅者子姓兄弟爲齒也案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能與悼子爲齒乎杜預說非是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孟氏之御騶　說文騶廄御也月令命僕人及七騶咸駕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同稅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奉揭立于戶側　于戶側南面而立尚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案士喪禮末小斂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面對之即是季孫至之類此時尸尚在室故揭在戶側待季孫也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曾子問喪無二孤揭爲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云秩焉在也

美疥不如惡石　疥高誘呂覽注引作瘵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瘵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案素問病能論有病頭癰者或石治之或鐵灸治之岐伯曰氣盛血聚

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砅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又宣明五氣論注衛氣留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鐵鍼鍉大者爲石鍼小者爲鐵鍼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及小鍼解專論鐵鍼所用全元起云黃帝造九鍼以代鑱石是也良以砭鍼猛利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羸瘦者無用鑱石病能論所云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種也此則用石鍼也王僧孺尚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鍾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　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案臧孫爲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爲隧正而疏云臧氏兼主掌之眞妄談也

且致大蔡焉　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掌惡臣若史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卽引臧孫紇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　廢長立少爲不順開釁于公鉏爲不恕王

肅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校
長沙王先謙覆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八　吳沈欽韓文起著

襄公

二十四年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麻推之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范宣子逆之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象有齒以焚其身　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不爾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焚爲僨先師所傳有齒焚身職是故爾

已皆乘乘車　杜預云乘車安車案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

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之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蓋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以優老爲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輜軿之義何乃謬以高車目爲輪輪乎廣車是長轂衝陣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踞轉而鼓琴　傅遜曰轉當爲軫惠云文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不在程鄭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臨之道程鄭小人也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陰陽之患

二十五年傳風隕妻　惠云兌爲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隕妻

所恃傷也　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變體艮爲石故困于石下乘二剛二體坎爲蒺藜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藜初至四有木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　虞翻曰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德隱在坤中死期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驟如崔氏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

爲諱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言棠姜總不爲崔子之妻何患於無冠賜人今在崔子之宮適可費崔子之冠

陪臣干掫　詩傳干扞也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案漢書李廣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梢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皆干掫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　晏子語分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凶惡戕君晏子又無用以崔氏而死亡杜預言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遣喪矣

將庸何歸　言此豈平常時云何遂歸

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婦人乘車本有帷裳氓詩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謂輜軿之蔽今此倉卒逃難非復常度直以帷縛藏妻而置車中說文縛白鮮色也从糸專聲持沇切兩字迥別今傳文作縛不當以从糸專之縛釋之　縛白鮮色借爲卷義潘錫爵按說文縛束也从糸尃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則謂有棺無槨也杜預全不知訓故不踧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踧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謂納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遣車也以路車等皆不納壙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壙故服以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等役器有甲冑干笮

是本有兵甲也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案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與帥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案唐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劾捕之事若督盜賊游擊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爲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

晉侯許之　趙汸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預云齊有喪師自宜退曾不思齊之喪由誰致之有弒君之賊而猶援有喪退師之例不通莫甚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淮南兵略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注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篇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

與子產親御諸門　御與禦園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書禁禦之字皆作圉

陳侯免擁社　免則肉袒也擁社主示將戮于社

拜陳之功　言鄭假晉命得成功故拜謝

表淖鹵　廣雅釋詁淖漬也詩箋渥淖漬也言斥鹵之地多沾漬故賈逵轉訓淖鹹也

數彊潦　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注歷疏也彊堅也又云五

悉之狀廩焉如壏注壏猶彊莫人職彊槩用賁鄭云彊槩彊堅者與管子義同此彊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今直隸山東處猶然字當從彊加土者誤通典屯田制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彊界解非也齊民要術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氾勝之書啄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橛陳根可拔急菑彊土黑壚之田

規偃豬　周禮宮人職爲其井匽鄭云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案孔傳水所渟曰豬此亦謂瀦水之處作隄以受之偃隄字皆通用後漢書董卓傳僞立隄以爲捕魚注云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　賈逵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淄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案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大數非眞受田有此制也孔疏祇以杜預不用遂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得有九當一此其蔽也案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土爲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若管子之言其別土分類更廣矣監儒少見多怪又以爲何如也

隱於短牆以射之　短牆睥睨也或是羊馬城

二十六年經衞侯衍復歸於衞　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春秋之義又安賴蓋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蒙憐思其人也咎人以利使橫屍而已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衍與衞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義

傳頷之而已　說文引傳作頷此俗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頷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頷納搖頭爲頷繆亦謂笑人爲頷酌列子湯問篇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釋文頷猶搖頭也素問至眞要大論注頷頰車前牙之下也非此義潘錫爵按說文金聲五感切頷面黃也从頁含聲胡感切二字音同而義各別頷低頭也从頁

鄭先宋不失所也　按趙武以逼公而不書名其下則不嫌於逼公而向戌以不及期自不書名鄭既不嫌於逼公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霄劉敞云此傳皆不足信莫曉其不信之田賦繕之柔矣　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　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水經注洧水篇有很子惠云惡而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內美而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　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聒而與之語　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耳爲聒字林聒喧語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禮廋人職教駣攻駒注教駣始乘

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班荆相與食　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荆棘即坐晏子諫篇塞草而坐之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罹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

如杞梓皮革　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柜柳也

加膳則飫賜　此飫字當爲餕陳氏毛詩稽古編曰餕飽也乙席切左傳飫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餕而飫則亡其義餕則并亡其字矣欽韓案集韻九御飫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餕說文飽也民祭祝曰厭餕唐韻雖失

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按鄭說是也以中軍贏兵誘之而萃精卒於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也

以比叔向　陸粲曰令其祿秩比叔向叔向上大夫蓋以上大夫處伍舉

王使請事　聘禮及竟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爲聘來猶不敢必賓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記云若

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是也擯者猶必復請故經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然則主國之請事有二一是士請事於境一是擯請事於次也

請事則已行聘訖擯者請事於次也

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叔孫與慶封食　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施於何人杜以稅爲緦或是也喪服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檀弓請緦衰而環絰則緦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注喪服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兄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緦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緦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　坊記疏熊安生曰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

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衞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

以爲邑方二里是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加田者見司勳謂田加于賞地也四十里者極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極于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爲旁加之數也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小當作大成去三之一卽甸也

以藩爲軍　韋昭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此與上當作一意讀之言不信者必不捷彼食言者不自以爲病然終於不捷豈能爲患杜解不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顧炎武曰守字句絕按因宋地以守上曰左還入于宋者也病則人人能致死於楚上云單斃其死者也斃當作弊周禮獸人弊田注弊仆也仆而田止又大司馬注弊止也是仆與止其義互足也

言違命也　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衞於魯素爲敵偶宋衞不聞請降于小國而魯欲自比于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强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擊欒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

指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惡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防也杜預穿窬小見既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宜順者順季氏顯命者顯强臣耳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　趙汸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爲序歃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次序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乎杜云孔子追正之非傳意也

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小國執牛耳今推楚主之比楚小國故

云楚爲晉細後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
郡功曹登壇歃血而盟刺史劉岱等雍容受辭亦其事也
請免死之邑　向戌矜弭兵之功于君以爲若此可以免於死
矣若後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三死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
左氏于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詒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
有以指其寔眞良史也
削而投之　已書於策削而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哺
注云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柿
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按考工記築氏爲削注
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魏志韓馥以書刀自
殺是也

生成及彊而寡　墨子辭過篇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詩疏
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按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
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崔宗邑也　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
讓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爲崔氏則崔爲宗邑久矣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
禮志甯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
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
附正于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
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
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厤臆造不

足信顧棟高但見彼厥二十九年有閏八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拘矣

傳蛇乘龍　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

廷勞於東門之外　按廷卽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徃之也又廷古文從辵則往作廷古今字猶征之爲延耳說文又於辵部出廷字云往也則與彳部之徃重複其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又誤以証爲廷言部譋欺也集韻隸省或作証廷然則廷勞之廷與欺廷之廷不可辨矣証之爲廷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是古文故徃猶作廷

以逞其願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逞極也字林盡也說文楚謂疾行爲逞

而棄其本　惠云本指初爻復卦以初爻爲本

周楚惡之　觀象賦注虛宿對午午爲張翼周楚之分也

舍不爲壇　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于國外以命事覲禮云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朝天子有壇其諸侯自相朝以此傳證之本亦有壇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以尚書顧命證之則天子諸侯出入皆有兵衛其居則爲

武帳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漢令侍郎執戟東方朔傳朔辟戟而前揚雄傳唐左右千牛衛佩繡春刀皆其職也然慶舍之所爲則位不過執戟刀即人主防身之刀也明錦衣衛佩刀在御座側謝綽宋拾遺錄千牛

上僭諸侯與楚圍二執戈者在前等也

公膳日雙雞 齊召南曰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唐代堂餐也昭四年傳疏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又引此傳以證之是也按唐諸司有餐錢則就其治事之處爲食料唐會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九年戶部奏諸司食吏本錢秘書省等三十二司牒應管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如秘書省則三千三百八十四貫餘其他豐給不等多者五六千貫少者右司禦帥府僅一百貫文宰相會食於中書省謂之堂餐其常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廊餐五代會要

唐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六典光祿注左右廂南衙文武執事五品以上老員外郎供饌百盤餘供中書門下供奉官及監察御史每日常供具三羊大參之日加一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黍臛夏月加冷淘粉粥寒食加餳粥五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晦日加餻粥五月五日加粽饘七月七日加餺飥九月九日加餻十月一日加黍臛並於常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 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慶叟爲上獻 特牲禮所謂賓長也主人酳尸爲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以後經文謂賓爲三獻注云謂賓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上賓洗爵以升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卽上賓矣賓在屬吏中選以爲賓故宿賓注云賓在有司中禮運疏崔氏靈恩云侯伯子男于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

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淸酒加爵皆淸酒時祭之法用一齊其行之法朝踐君致祭則夫人薦盎爲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初給之禮然則天子諸侯雖有祼鬯朝踐饋食之獻於前而酳尸三爵卽是特牲少牢之節諸臣爲賓皆次當三獻也此時慶氏專政故公爲初獻慶舍代夫人爲亞獻自然選其族屬爲三獻也

慶氏之馬善驚　河渠書岸善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也荀子解蔽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

慶封氾祭　氾祭太祝之周祭曲禮之徧祭也賓就席當先祭脯醢絕肺而後酳之序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氾祭菹醢殺胾之類若謂遠散所祭則是拋擲戲弄慶封狂愚必不至是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若獲罪而亡於外雖一邑非吾能主也猶史記鄧通之竟不得名一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棺卽崔杼之棺蓋剖其棺而暴屍杜預謂莊公之棺夫莊公但遷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榮成伯　國語韋昭注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欒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賈服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接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餘祭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始云通嗣君則謂夷末者是疏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難公

違傳文又曲徇杜預說詳後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　劉敞曲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之在楚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齊召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楚卽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竊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意以誣聖經指鹿爲馬此趙高之害也張照曰左氏但以闕朝正之禮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此爲善讀左傳者

闌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此爲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茢苕可埽不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鄭檀弓注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祥淮南注言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仲夏以桃印　宋志作桃印云本漢所以輔卯金

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茢卽桃梗與葦茭也桃爲棓所謂桃殳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殳續輿服志佩雙印刻文有云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卽謂桃殳也檀弓注又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茢已襲則止巫去桃茢疏云知襲後無桃茢者按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下云荆人使公親禭謂加衣于殯公以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璽書追而予之　韋昭曰此下璽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稱

璽璽書璽封書也按司市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蓋覆書如覆斗而印其上今夾板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大夫之印亦稱璽也

祇見疏也　惠云疏當作詆高誘曰見詆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詆詆字字書俱不載當爲詆詆文詆夢言也龍龕手鑑詆讒狂言也

致其邑於季氏　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矣果堂先生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爲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爲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卽其宰也　潘景昶云陽貨爲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亦以此　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　晉語曰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宗地亦有加也都邑而未加田也則宰得食曰分其粟與之而已　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上士亦食邑矣欽韓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爲祿謝其事則還其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冶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了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爲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

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　聘禮注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爲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　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云君與賓爲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司射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于公御猶侍也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遂比衆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大夫則須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若司馬司射宰夫負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閑於弓矢魯已三分公室爲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不足只是三耦非以後全無衆耦繼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獸侯上下其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采之侯也

不尙取之　服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尙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盤庚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鬼神懼之服說是

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云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

請觀於周樂　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遽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聘國聞喪當卻食饗惟受芻稍魯吳接壤聲息非遥季札豈得不知而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饗餼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曲說誰曰不然

是其先亡乎　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　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欽韓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爲儉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　服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譏尹氏皇父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王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推測服說是也

處而不底　底滯也淮南原道訓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爲三象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

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爲象然雖文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箾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下韶箾既爲簫則此亦簫也舉箾以統象樂舉簫以該萬舞韓邦奇志樂云簫堂上堂下皆設眾樂之祖也故別言之今太常之所謂單簫即古之簫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簫不僭故曰南簫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見舞韶濩者　墨子三辨篇湯自作樂命曰濩又循九韶

見舞大夏者　呂覽古樂篇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見舞韶箾者　志樂云樂器惟韶箾乃十二律之本形舜所製者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簫箾每一管具七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與十二中聲之內十二八各執一管以長短爲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并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鼗鼓詩稱嘒嘒管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音莫重於簫乃獨言管而不及簫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

周禮吹篴簫篪篪邃管管字總承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德　服云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按辯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既爲變亂而又不德則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辯音義苟作變禮運注變當爲辯是辯變互易也

奪伯有魄　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故直言其事

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趙汸補注劉待制云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以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爲夏正月若以周正月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譆譆　說文引作譭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不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守一介之節忍以不訾之身委爲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非聖賢之所許也

自朝布路而罷　緣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

誰知所敝　大司馬職弊止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粲曰褚衣之囊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周禮廛人注褚

藏釋文云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
三十一年傳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　詩抑釋文引埤蒼諄告曉之
熟莊子胠篋注啍啍以已誨人也集韻諄或作啍按今老人口
語重複煩絮正如此
衰衽如故衰　方言縷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衰際也按喪服
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注廣袤當心也
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衰
上際也疏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人有麤細
不定謂腰圍粗細若無要則衣與衰之交際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
見故云掩衰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楊
復儀禮圖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衰上際故於衣

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衰上際而後綴
兩衽於其旁也注又云衽所以掩衰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
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
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疏皇氏云
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
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裳際通
有衽而形制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頭廣一
頭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施下若衰衽齊以廣者向
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高其閈閎　廣雅閈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閈如今之巷門釋
宮衖門謂之閎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引此傳云閎長杙即

門槩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閎按釋文作閎云本或作閤邵晉涵云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閎長者謂之楹義陸本誤作謂之閎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閎爲門則本爲閎與郭氏所見本自殊

繕完葺牆　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宇葺牆

末知見時　詩有客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修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句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史記范雎傳秦昭王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此猶是古語　按有客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宿聘禮賓不欲奄卒主人主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國之於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已

甸設庭燎　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巾車脂轄　吳子治兵篇車膏鍋有餘則車輕玉篇鍋車軸鐵詩釋文輦車軸頭鐵也轄與鍋二名而一物今俗猶云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　趙匡陸淳並云之字誤爲以字然不敢輒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

言罪之在也　杜預云罪在鉏也按臣子弒其君父而專罪死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衆人其爲惡故不言展與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爲藥石也按新序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

夫亦愈知治矣　說苑政理篇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

不使人學製焉　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爲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　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愼　校

春秋左氏傳補注九

吳沈欽韓文起著

昭公

元年〔經〕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強援如匹夫奔亡也賤之非罪之

〔傳〕其敢愛豐氏之祧　豐氏但得有禰廟襄公冠於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然則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爲遠祖廟也設服離衛　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以離爲陳亦非也易彖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公羊桓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爲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

記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爲殿屋野人之詞

梁其踖　惠云廣韻梁其踖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子皮戒趙孟禮終　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速鄭云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旣具復自召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之豆二十籩禮已亡五獻之籩豆則不可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菹醢又薦昌菹醢又進麷蕡白黑之籩則四豆四籩也主婦獻尸又設糗與腶脩連上爲六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臐皆有胾醢疏云醢連上爲八籩十豆也彼所載豆籩不具者以賓尸三獻又無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腶脩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牛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列僅籩人所載之數矣

禮終乃宴　脫屨就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

吾與子弁冕端委　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

袁長故曰委按弁冕祭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藻疏云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前玄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射義旄期稱道不亂以老人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亂也

女自房觀之　昏禮女立於房中南面

及衝　張有復古篇衝通道也从行童聲別作衝非一曰衝簷

霤閒也廣雅甑甗也按衝卽甑也

弗去懼選　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閒也又須臾也又處方篇選閒猶選頃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也數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卽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干秋傳贊引爲何足選也其母言鍼弗去數當及矣猶云貫滿也

十里舍車　服云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於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一反爲二十里今終事八反知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

趙孟曰天乎　據疏文有君或早天語則此天字似當作天錢

大昕云與上亡乎相對諸本傳訛已久

崇卒也　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爲聚非

以什共車　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阨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尋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若以邱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爲列故此云以什者別爲行伍也

困諸阨又克　按舒言乘于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爲五陳以相離　離麗也疏謂布置使相還者非李筌太白陰

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閒容卒相去二步隊閒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曰車閒容車隊閒容隊曲閒容曲是也

偏爲前拒　前爲偃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　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閒日知錄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此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屢言鑿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地當以服氏之說爲信

而封大叔焉　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爲侯

湫底以露其體　服云湫著也底止也按湫讀若揪揪斂

也方言露敗也戴震方言疏證杜預云露羸也易羸其瓶注羸敗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爲匹耦而以生殖則盡擅其美必致生疾所謂一姓不再興也不知其姓則卜之　卜而得吉明非同姓矣

實有匹姬焉　衞侯衍納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慆淫心耳　管子五輔篇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慆字古只作諂韋昭周語注慆慢也劉炫云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惠云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行也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篇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五降之後不容彈者以二變聲之不可爲調也蓋正聲既中而不知止則轉爲子聲子聲多于正聲是爲淫聲

陰淫寒疾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寒傷形形傷腫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　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傷

痛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
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風淫末疾　賈云末疾痏首疾也謂風眩也惠云易卦初爲本
上爲末周書武順解元首曰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　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
閉附腫
女陽物而晦時　離爲火又巽離兌三卦皆二陽一陰素問生
氣通天論陽强不能密陰氣乃絕
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周官食飲藥物之事嬪御奄豎之人
皆掌于冢宰君以不節致疾則宰輔之咎
皿蟲爲蠱　凡造蠱者皆置蟲于器中故皿蟲相須隋書地理
志揚州論豫章以南數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
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
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
穀之飛亦爲蠱　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饒熱
生蠱任昉述異記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爲蠱蟲害民
十一月己酉　顧棟高云長歷是年閏十二月今移閏于十月
則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十一月乙巳朔
將會孟子餘　趙世家云夙生共孟共生孟孟生襄惠云按文當
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襄孟子餘者謂共孟及襄也服以孟爲趙
盾子餘爲襄
甲辰朔烝于溫　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

夏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爲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孟以仲冬烝於家廟禮也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服義晉之十一月于周爲正月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于晉爲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侯殺世子申生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酋童之殺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朔欽韓按周雖建子至如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趙匡曰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如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爲仲冬不亦僪乎顧氏辨此爲仲冬者是云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經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杜預云遂以爲卿故書之按傳言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強欲令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爲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以誣子產也

傳宣子譽之　服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惠云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欽韓按呂覽孝行篇天下譽注譽樂也與豫樂義同文選王元

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則此譽字本不必作豫也

謂之少齊　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按長少是其行猶諸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漁于色齊女在晉宮不始少姜不以姓而係諸國名此所以寵之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鄭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晳無由得缺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也杜預于經注已言子晳爲卿不解代其位作僞者亦心勞也

加木焉　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梏注卿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于刑殺皆設之

二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允當若如杜預說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開胡氏之說豎儒不之察耳惠云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傳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若干人杜預注謬

豆區釜鍾　杜預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錢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鎛五鎛爲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鎛即區字杜預非

四升爲豆　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爲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注云豆當爲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爲斗二升明豆不得爲斗矣旅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欽韓按邊人注云邊豆其容實皆四升妥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粗疏宋人之通病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晏子外篇曰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三老凍餒　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按三老即鄉三老耆年有爵者也漢書文帝紀詔曰三老眾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或燠休之　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爲煦嫗樂記注氣曰煦體曰嫗疏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憐護小兒張口含之持面熨之即煦嫗之謂其相胡公大姬　服云相隨也按抑之箋云相助也道殣相望　韋昭注道冢爲殣說苑至公篇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然此殣者爲餒死之人不可謂餓死爲殣也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杜預云八姓齊召南曰欒郤等皆氏族

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與狐同宗而各爲氏

以樂慆憂　慆慢也湛見樂而慢遠憂

讒鼎之銘　服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按韓非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雁往按呂覽審己篇又作岑鼎崇讒岑聲並同廣韻鄭宋地名讒乃鄭之訛

更諸爽塏者　韓非說難二曰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敢煩里旅　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即里有司管子小匡篇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鬻踊者　踊狀如屐材無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　里室里宰所坐簡民處右塾左塾是也周禮里宰注云耡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管子立政篇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統而論之不必八家一巷要自什伍伍相爲一里里端有門曰閭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周禮則曰閭胥閭師居其塾而司其啟閉察民之出入焉墨子公輸篇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金石錄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隸釋酸棗令劉熊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吏亦名校室中部殘碑所云校官祭酒里祭酒者也

曼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今徹其材以爲里室反其侵地於鄰山東通志淸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惟鄰是卜　初學記廿四楊泉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鄰焉南史

呂僧珍傳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豐氏故主韓氏　主于其家曾子問所云私館也

遇懿伯之忌　劉氏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按傳明言私忌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爲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注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叔弓之不入者正以入境則郊勞授館設餐介皆有事焉不欲亂孝子思慕之心故爲緩稽一日若用介報怨而不入則懿伯之讐不得將遂廢君命而已乎叔弓必不如是之愚也此事檀弓所載大同鄭亦誤解下文云椒請先入受館則敬子可以不入者正爲遲速不過一日間耳冀除先人之敝廬　哳禮記卿館于大夫鄭云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敵者之廟爲大夫也張趯是大夫故得館太叔

王以田江南之夢　鄉射禮注以猶與也詩旄邱疏以者自己于彼之辭與者從彼于我之稱

四年傳以歲之不易　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闊也謂有難非固陰沍寒　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固與涸同集韻涸凝也沍字从仌不从水

賸墮幣焉　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欽韓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此墮幣者謂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

載于齊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間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以墮幣爲布幣此瞽說也

鄭子產作邱賦　服云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惠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若依杜注加賦病民何不愆之有服說是也按渾罕言作法于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役者不賦周禮載師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鄭計田爲稅不待言矣今復計邱爲賦故國人謗之

作法于涼　廣雅釋詁廔褥也曹憲云音艮世人作廔褥之廔水旁京失之世人作禪褥之褥草下著溥亦失之

饗大夫以落之　杜預云貙豬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庾蔚之禮記略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斯干箋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然則釁鐘之後乃設饗以落之杜預混言也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素問陽明脈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欲得人温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温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寘饋于个而退　呂覽孟春注个猶隔也按內則大夫有閣會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隔个並閣之轉聲

五年傳成諸臧氏　按成謂立要約也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少也漢書司馬遷傳定計于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與杜預解同

使亂大從　樂記注從順也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　汪琬曰其曰行者艮爲徑路爻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爲飛禽艮爲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二艮爲兌之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欽韓按坤爲牛爲小人爲惡離爲坤所抑故讒人名牛而叔孫爲其所餒死也

有子家羈　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注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享頫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享頫有璋也按聘禮聘于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爲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爲君使執璋不知出何經傳疏亦知其不通而爲之護短窘步顯然　疏舉詩奉璋尚書太保秉璋以證杜預之執璋不知詩書之文皆酌酒之璋瓚非圭璋特達之璋也

飧有陪鼎　服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設飧注云食不備禮曰飧此則始至之禮曰飧對下歸饔餼是大禮也聘禮禮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云

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云
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
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知羞鼎陪鼎是一物也此云羞鼎
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臑臐是也內則疏
云臑牛臂臐羊臂臑豕臂集韻臂肉羹按陪鼎者所謂鉶也聶
崇義三禮圖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
爲之大夫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按九家易只言正鼎
之制如此臣崇義按鉶是羹器即鉶鼎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鉶
羹而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鉶者菜羹
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羹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也然
則據羹在鉶故曰鉶羹以器言之則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出有贈賄　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云賄用束
紡注所以遺聘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云禮禮
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按上之束紡則報其聘也禮玉束帛乘皮
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爲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即其事
也此皆遣使者之君總謂之賄下賓行舍于郊公使贈如覿幣
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大夫親贈如其面幣此則主國
之君大夫報使者私覿私面之禮總謂之贈是贈賄二事各別
也
震電馮怒　方言馮怒也楚曰憑廣雅釋詁憑滿也洪興祖楚
詞補注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馮憑一也

六傳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
年
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聳之以刑　刑法志引作懼之以行晉灼曰懼古悚字說文引
作愯云懼也按方言聳懼也戴震以欲爲譽之誤非也秦晉
之間相勸曰聳心中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則此聳之
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爲懼耳韋昭楚語注聳懼也
而作禹刑　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而作湯刑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
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梅賾僞古文取
之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
也湯刑尚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
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
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
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三辟著于國此文下云制參辟則知
春秋皆兼取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呂覽下賢篇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
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
也韓非外儲左上子產爲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有加邊　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西東
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鴿按此其

常禮季武子是正卿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饔之加籩豆疏引此傳武子語云饔使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致饔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豆則當加獻故前鄭饗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此武子云不過三獻而辭加豆也以其乘馬八匹句屬上讀私面句屬下讀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賓覿後賓請有事于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賓不敢稽其事主不欲重其勞故就館致饔餼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記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間日為之今此逆勞于境故私覿之後卽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見君為名非此義也杜預不曉禮典遂以私面為私見鄭伯周禮疏亦沿其誤

不抽屋　服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言顏闔抽笮續燭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厞薪襄二十八年子尾抽棅擊扉是有抽屋之事也

誓曰　聘禮若過他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誓于其境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史于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眾為其犯禮暴掠也傳所云與禮合

七年經暨齊平　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

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羊用之宋人孫復劉
敞輩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婼如齊涖盟若不承與齊平之文
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涖盟乎劉敞云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
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
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此年
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
盟章灼不疑

傳芋尹無宇　士喪禮其實葵菹芋注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詩
傳芋大也然此官是主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庶羞是田獵所得
故新序義勇篇芋尹文者荆之厭鹿麋者也
作僕區之法　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

僕附也附與隱義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應
劭云僕主也亡匿者所謂逋逃主

僕臣臺　方言儓厮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曰儓
或謂之厮儓卽臺厮卽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爲醜稱

好以大屈　御覽八百一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
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琢蓋豦之誤豦琢形近）所
舉見魯君云云按考工記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
則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
士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莒之二方鼎　服云鼎三足者圜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謂
之鼏圜弇上謂之鼎是圜鼎弇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宣和博

古圖驗之其文王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服說
以取媚也　大雅文王篚厥玄王篚厥愛也
以爲淫厲　淮南俶眞訓傷死者其鬼嬈時旣者其神漠注嬈
煩嬈善行病害人
詩曰鵗鴒在原　陸機疏脊令大如鶉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
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欽韓按鶺
鴒生江淮洲渚閒取以作脯甚美
高圍亞圍　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圍盤庚十九年命侯
亞圍祖甲十三年命侯祖紺
亦莫余敢侮　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以
不軌之事侮之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余所敢侮之人此自

銘不當言人之無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乎　惠云初九震二爲元子故云非長之謂乎
孟非人也　猶言否之匪人比之匪人言孟跛當陰爻履六三
跛能履陰爻也
各以所利　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爻詞本云入則居正
出則建侯今以居貞屬孟建侯屬元故云各以爲利
八年經葬陳哀公　穀梁疏云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
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
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游服而逆之　游服燕游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游戲
之服不解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裙被縹綾半袖春秋

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顧棟高表云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爲八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定爲傳是而經誤

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　私于幄者幄中盡哭踊之禮哭踊則袒免既畢哀乃加冠絰

猶將復由　惠云由讀爲若顚木之有由蘗之由按說文弓部曳木生條也商書若顚木之有曳栱古文言由栱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栱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曳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瞽瞍　孔晁魯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按內外傳皆以幕爲瞽瞍上世韋昭指爲虞思非也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以爲幕卽窮蟬耳

寘德于遂　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故殷封遂于陳以祀舜按董子三代改制質文湯變夏作殷故親夏虞紹唐蓋在湯時爲二王後也

九年〔傳〕豈如弁髦　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髫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玉藻親歿不

髦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徹之髦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于徹矣因通言之杜預意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劉炫所駁確有依據疏惟杜預之護意謂弁上有髦按詩傳云髦者髮至肩內則拂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畢露乃全無學問者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預爲后稷所耕墾者而今戎畜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　水數五

請佐公使尊　燕禮命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

注執冪者執巾大之冪也按燕禮媵觚于君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媵觚故屠蒯云佐公使尊同于執冪之役凡獻賓及媵觚執冪者舉冪酌已執冪者反冪又無算爵後士有執膳爵者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膳宰是士亦執散執膳之等也通典東晉正朝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爲疾日自貶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不避子卯則知他人預凶事弔哭亦避此日也

味以行氣　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

其以勦民也　廣雅釋詁勦勞也曹憲曰勦子小反又楚交反疑誤也禮記曰毋勦說鄭注云勦猶擊也是取人之說今訓爲勞則爲用勦民之說是勦从刀而勦从力明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勦絕之勦从巢从刀音子六反截也不從力欽韓按說文刀部剿絕也从刀巢聲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今書作勦而釋文又譌子小爲子六反許氏以文爲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命樸絕而不長字雖誤從木旁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佩觿又云勦勦並子小反亦非也字義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絕从子小音勦民從楚交音諸家多誤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　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爲珍寶藏一名婺女宋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爲亂守之宮人憂諸侯有兵流星抵女女主死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李雲霑曰當如芋尹無宇之斷天旌斷其旃也欽韓按新序義勇篇王者之旗曳于地今本脫此句余知古渚宮故事則有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

蘊利生孽　惠云大戴禮曰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卽以初虞爲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則又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矛盾循叔向辭大夫語則雖卒哭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

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盡矣

十一年〈經〉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杜預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按此則春秋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始于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遂滅蔡而執其世子用之種種殘暴則加惡焉況身是弒君之賊與蔡侯般類耳故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豈關赴告乎聖人之旨被杜預抹殺預之罪深矣

傳使助薳氏之簒　薳氏當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爲其簒或薳氏是僖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爲簒也故下宿于薳氏

小爾雅廣言簒倅也

朝有著定　燕禮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箱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云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卽就定位

會有表　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覲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是謂會有表

衣有襘　釋器衣眥謂之襟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交領也按交領當膺左右衿所會故謂之襘說文襘帶所結也

帶有結　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紐爲之闊三寸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長三尺韠長三尺約紐餘組亦長三尺

視不過結襘之中　高不過襘卑不過結

無守氣矣　氣不守其舍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愼校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　吳沈欽韓文起著

昭公

十二年　傳枚筮之　疏云或謂汎卜吉凶爲枚雷總卜按杜預言不指其事汎卜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三占從二之言僞孔傳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金縢云乃卜三龜一襲吉此枚卜而並吉者也

以爲大吉也　惠云坤之比爲乾二升坤五故以爲大吉乾文言申九二升五之義云龍德而正中者也二升五故曰正中外强內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乾二升五故外强坤五降二故內温和正卽利貞也乾二必居五坤五必降二利貞之義故

曰信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　二五相應故外內倡和三德謂亨利貞也元爲四德之一養成三德故爲善也

參成可筮　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五故曰上美坤五降二故曰下美乾坤合而成三故曰參成可筮生之杞乎　杞柳生于水旁非園圃所宜杜預謂枸杞非

王皮冠　趙岐孟子注皮冠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按周禮司服職王甸則冠弁服注冠弁委貌也聶崇義圖以爲玄冠則非此皮冠續與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委貌以

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按列子湯問篇北國之人鞠巾而裘此之皮冠則後世所謂帽也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

秦復陶翠被　秦所遺羽衣被字同帔以翠羽爲飾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後世則有雜頭裘集翠裘

是四國者　劉炫云楚語作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羙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李雲霑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羙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按九年遷方城外人于許許昔摩厲以須　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祭公謀父　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卽此祭公謀父也

克已復禮仁也　王應麟曰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　殿本考證臣照按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先師之嘉語也魯論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魯論轉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十三年　傳因正僕人　卽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欲殺其弟

熊惲惲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索隱引譙周云熊渠卒子熊

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也

實須無　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辭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

饋叔向羹　羹亦肉也

鄭伯男也　服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按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云甸服證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南之爲言任也王

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本鄭司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彼傳黜周王魯故不從周禮別立謬說子產方與晉爭王制何爲遠徵殷法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壺飲冰　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陸粲曰此夏至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爲箭筩也

其若之何且泣　孔叢子儒服篇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十四年傳莒殺其公子意恢　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舊臣也意恢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豫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按家氏之言推究詳盡杜說則寬于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是司馬昭族王經之故智也

宥孤寡　呂覽去宥篇注宥利也漢書禮樂志注宥祐也

蔽罪邢侯　周禮先鄭注引作弊獄邢侯鄭君云弊斷也

鮒也鬻獄　周書酆謀解十敗六曰佞說鬻獄

乃施邢侯　服云施猶劾也邢侯凶故劾之按列女傳作族邢侯晉語韋昭注云陳尸曰施孔晁云廢其族也當如韋解莊子馬蹄篇蔓弘胞音義胞或作施胣裂也

十五年 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
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
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于河
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董今讀者以董
之絕句仍杜之謬

三年之喪二焉　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
下此天子以至士也雷次宗曰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
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
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
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
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
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
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
父爲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若后之喪
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爲父母
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
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子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
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

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
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隔礙
矣

以喪賓宴　掌客職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聘禮遭主
國君喪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遭夫人世子之喪
如遭君喪則喪中饗宴非禮也

十六年　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服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
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按服義言養小國須有禮也
亦未爲大異而疏家醜詆之云尚未能離經辨句何須注述大
典服氏之學行於北方且四百年橫爲小人排擯遂至廢失良

可浩歎

必告君大夫　蓋列國時亦有財物闌出界外之禁

庸次比耦　廣雅釋詁庸次比皆訓代按庸同傭次同佽詩傳
佽助也比合也

藜藿　說文菉草也讀若藿徐鍇按字書朔藿草一名菉也又
藿藿草也一曰拜蔣藿徐鍇按爾雅注蔣藿亦似藜俗所謂灰
藿也說文藿草之藿卽上菉字之誤今集韻引說文作菉草失
之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今灰藿莖有紅縷葉銳而青其背則白
葉有黑點若著沙矣四月初生可食五月高至數尺秋開細花
白色結子如穗齊民要術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
葉皆如藜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譙沛人謂雜蘇爲

萊按說文萊蔓華也徐鍇按爾雅藿蔓草華注未詳藿與萊音同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白虎通曾子去妻藜烝不熟

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傳〉在此月也　平子以爲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云是周之六月也五行志云正月周六月也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愚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陽亾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齊夫馳　齊夫之名不僅見于逸書覲禮也管子君臣篇吏齊夫任事人齊夫任教人齊夫成教吏齊夫成律注吏齊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人齊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按吏齊夫卽漢之諸官署齊夫人齊夫則鄉齊夫也鶡冠子王鈇篇五鄉爲縣縣有齊夫治焉此則古制如逸書所云者也

少皞摯之立也　漢書律歷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也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青陽之子信矣葢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爲帝青陽故世誤以爲一人劉恕通鑑外紀命歷序曰少皞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爲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伯趙氏　夏小正五月鳩則鳴鳩百鶻也鳴者相命也藝文類聚通卦驗曰伯勞性好單栖其飛發其鳴唄唄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呂氏春秋高誘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

青鳥氏　通卦驗雨水鶺鴒鳴則鶺固知時之鳥或是鶻雞青質者夏小正正月雉震呴

丹鳥氏　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皇侃以爲丹良是螢火非也爾雅翼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謂之蠙蛸又謂之蛺蠼說文鷩赤雉也蛺蠼鷩也

祝鳩氏　說文雛祝鳩也或从隹一作隼爾雅翼云淮南子說

訓烏力勝曰而服于隼禮令淮南本作雛禮今烏鳴小子烏而逐烏俗言烏之舅也古今解詩雛者類引釋烏隹其鳩鴉按鳩鴉是隹字音雖鑿之雖此既从烏自與隼通爾雅之鶻鳩鶻鶻者是矣高誘云雛禮爾雅雅裨笠今作鶻鳩亦曰批頰然非此祝鳩說文誤也陸璣疏云雛其今小鳩也一名鶻鳩幽州人謂之鶻鵴梁宋之閒謂之雛邵晉涵曰鶻鳩又謂之鶻鳩毛傳云雛壹宿之鳥今鶻鳩栖息有定所俗語謾則曰鶻鳩定矣按陸疏云鶻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爲巢繞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居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　云今左傳注疏及釋文皆訛雛爲鵻字御覽羽族部以百舌爲祝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預以爲孝鳥緣司徒而傳

會耳詩傳但云壹宿之鳥毛公何不緣將父將母而先以爲孝鳥乎

鴟鳩氏　陸璣疏鴟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之鷲史記正義王雎金口鶚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邵晉涵曰今鶚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順與白鷺相如而色蒼非白鷺也

鳲鳩氏　呂氏春秋鷹化爲鳩注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鴽之爲鶉鶉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鴽陳藏器本草云亦名郭公北人名撥穀今布穀以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趣東作矣古今注鴢鵴一名鳲鳩

爽鳩氏　禽經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爾雅翼鷹正月則化爲鳩秋則鳩化爲鷹故通有鳩名在五鳩之數

鶻鳩氏　陸璣疏鶻鳩一名斑鳩如鶉鳩而大項有繡文斑方言鳩大者謂之頒鳩頒音高誘注鳴鳩斑鳩也鄭樵云鶻鵃今謂之鸐鵴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廣雅謂斑鳩誤矣邵晉涵云鶻鵃春來冬去若斑鳩則四時有之是鶻鳩非斑鳩也本草綱目鶻嘲其目如鶻其形如鸐鸐山鵲也其聲喁嘲其尾屈促其羽如繈縷故有諸名鄭樵以爲鸐鵴非矣

五雉　服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揚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耳釋詁雉陳也邵晉涵曰聲近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牀鄭注夷之言尸也雉即爲夷夷訓爲尸尸者陳也是展轉相訓也

九扈爲九農正　扈說文作雇或作鶌籀文作鳸蔡邕獨斷春
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
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
百果行扈氏農正書爲民驅烏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
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稍與賈逵說異孔疏
駁賈爲果驅鳥爲蠶驅雀之說邵晉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食
爾雅以果不熟爲荒九扈爲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于事無
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疆域所限
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三老嗇夫乃慮及普天之
下何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祗有九人也無乃太泥歟鄭樵
云桑鳸俗謂青雀今名蠟觜性慧可教桑棘之鳸多在是木故
名行鳸者多在籬落如雞雉然不飛去宵鳸者能傳夜故名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惠云六物之占四字或是鼂公武從
蜀石經增唐石經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八百七十五卷同菴賈服有
此四字
瓚圭玉瓚　三禮圖云圭長尺有二寸剡上寸半有鼻以瓚爲圭注疏分此作三物非
春秋傳曰瓚圭則知以瓚爲圭注云良能也弗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爲
十八年傳弗良及也服云良是語辭能非良之訓按良是善善卽功能義相生也孔氏妄
人反譏服妄言乎
禁舊客勿出于宮　高誘時則訓注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
新客搜出之爲觀釁也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學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按文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學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眞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夫衆人卽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擱然授兵登陴　漢書文帝紀憮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憮猶介然也與此擱義同

許不專於楚　許若不遷則不爲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詞令之間尚不能辨

經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

傳紡焉以度而去之　去同弃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去謂藏之也劉云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記其升縷纑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按纑辟縷也紡者以甄界之爲經緯也度丈尺也紡時爲城高下之度而藏弃之

則投諸外　言投諸外則僅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預

好爲辟戾之解疏曲爲分剖云若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于占按傳云或獻諸于占或字指他人豈是此婦字義尙不能諳爲一杜預甘蒙不識字之羞

診曰無過亂門　呂覽原亂篇詩曰毋過亂門注云逸詩也周語太子晉曰無過亂人之門

勞罷死轉　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襲文子語作轉尸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爲轉屍此死轉之義

室于怒市于色　韓策周最曰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

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　律歷志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昭二十年庚寅朔旦日至差傳一日

使請所聘公曰　請當聘與否于齊侯而齊侯告以猶在衞境當致聘也此公曰是齊侯也

齊侯疥遂痁　晏子作疥且瘧疥不當作疫周禮疾醫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疏云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渗火水爲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按素問生氣通天論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爲洞泄夏傷于暑秋爲疾瘧瘧論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疥亦風所致故轉而爲瘧韓昌黎集病酲未解舊痁作則痁是老瘧然所謂三陰瘧

舟鮫守之　莊述祖曰舟鮫當作舟馭周禮獸人音義云獸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鮫同又音御獸卽籀文鮫舟馭掌澤之官鮫無取按說文籀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衛字又作獸然則鮫

字應是斂之誤字不當改作馭或禦馭聲同故歟

一氣　服云歌者氣也按續漢律歷志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效　晉志氣道之本也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此則氣者音律之元也

二體　律呂有陰陽

三類　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語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四物　物猶事也卽詩之四始

七音　續志宓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樂三自殷已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者自周已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利也律呂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八風　呂覽古樂篇顓頊登爲帝惟天之合正氣乃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然則六律造于黃帝八風辨于

顓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其名又異

若琴瑟之專壹　惠云專董遇本作摶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算地篇民力摶于敵則勝並是專字

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在卑　喪大記始死既正尸子坐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東方謂室內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也欽韓按士喪禮始死主人入坐于牀東既夕禮主人柩東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以此準之士之啟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則國君子父兄子弟皆立可知今傳言太子朱失位亦可知也

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禮器云大夫五介五牢依禮則本五牢春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循其故常已加爲七牢杜預言命數爲七牢瞥說也掌客之法以侯伯七命故饔餼七牢耳大行人職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傳言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是三命爲極榮聘饗若依命數則僅止三牢耳所謂禮窮則變有順而摭也

公子苦雉　集韻二十二覃雉鳥名姑南切按雉卽雛之省耳

說文鶡屬　揚徽者公徒也　說文作徽云幟也以絳徽帛著于背尉繚子
經率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
戴黃羽卒有伍章亾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
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
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其軍號爲記臺省王公
已下至于兵丁厮隸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亦此徽
幟之流也
不死伍乘　尉繚子束伍令五人爲伍共一符亾伍而得伍當
之謂同伍戰死而得敵五甲首者功過相抵得伍而不亾有賞亾伍而不得伍身死
家殘戚繼光紀效新書軍法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陳亾者八人俱斬

二十二年經王子猛卒　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未卽位顯與經傳違
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行大衍厤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志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
傳無亢不哀　明堂位注亢舉也項籍傳注亢讀與抗同書傳哀善也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言與人爲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已疏及邵寶解此並不了
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　賈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遇云五

侯侯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惠棟云周書程典固其四援明其五侯欽韓按淮南時則訓九月官侯注侯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侯漢書鼂錯傳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此伍侯之法也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皇矣詩傳貊靜也正義云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貊莫定也

津人得諸河上　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與此事相類

二十五年經鸜鵒來巢　爾雅翼鸜鵒如鴝而有幘飛輒成羣多聲字書謂之哵哵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居未孳乳不即去也荊楚之俗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取養之以教其語五月五日翦舌俗謂之花鴝

傳宋公使昭子右坐　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公使昭子右坐今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按右坐者蓋移席于戶東卽是宋公之右而北向仍如故也又燕禮記云若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如此則別于公爲左坐今移席戶東南向是于公爲右坐也

樂祁佐　燕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

長此樂祁佐蓋卽卿大夫勝爵者也所以佐君以爲賓歡
爲九文　王鳴盛尚書後案曰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
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
以此爲九華旣爲草華藻又爲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草者
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
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鷺冕除去宗彝安在
其爲毳冕揆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爲正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賈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
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案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
之情好也好有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
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

覽大已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
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
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
下多哀也案在上爲明在下晦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尊陰
卑篇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
哀氣爲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泛說事
與此傳異也
吾聞文武之世　惠云文武史記漢書皆作文成蓋爲魯先君
時童謠若曰周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
成案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季氏介其雞　賈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郎氏雞目

鄭司農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
雞頭也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二注不同正
兼用賈鄭之說
爲之金距　呂覽注以利鐵作鍜距杳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
施金芒于距也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　呂覽注禘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
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
粲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
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預別立廟謬也
欽韓按傳通言數事爲啟怨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禘卽是時
祭不必定爲大祭蓋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禰廟而萬舞不足

也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召其眾也禮君祭孟月臣祭仲
月季氏與君同日祭又嬌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
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禘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
之先涖卜戒期百司庀具魯雖貧弱不應除舞季氏外惟存萬
者二人也若專禘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樂舞致令大
禮不成觀聽駭歎也解經當以理通之執滯文句乃陋儒也吳
仁傑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
四人尙不成列況二人乎按二八雖有多少其乏事無君
之罪一也
執冰而踞　北堂書鈔詩義問云朔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二十六年傳百兩一布　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爲泉則百兩之

價不可通百兩爲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甚口　言其善罵疏謂大口非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　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以歸　說文足部偶漏鑿字耳玉篇鑿邱盛切一足行貌

夷王愆于厥身　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

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呂覽開春論共伯和穆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又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所云卽共伯攝王位明矣傳文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則亦以爲共伯和史記粗疎不足信也

而後效官　效官者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閒呼天子爲官家

攜王奸命　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柬晳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弒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咸黜不端　疏云咸諸本或作滅案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今月令作咸史記酷吏減宣漢書作咸宣

生而有顓　御覽三百七十四風俗通曰不舉生鬢髮子俗說人十

四五乃當生鬚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靈王云
云與此傳文同欽韓按周書者卽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閒有
此事

民歌舞之矣　案韓非外儲說右上晏子曰田成氏甚得齊民
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
按成子當作桓子顧廣圻曰秦當作齊周遍也謂遍齊國之人
此與史記田敬仲世家不同

二十七年〔經〕吳弒其君僚　杜預云稱國以弒罪在僚按此說亦是
獎亂賊爲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弒由
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
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于季子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
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
禍

〔傳〕帥都君子　吳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私
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左尹郤宛　吳越春秋伯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郤宛注辨其非
是按史記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楚世家云
郤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
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之子
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索隱與徐廣同

據史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三人爲其三代伯州犂被殺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語連郤宛耳而趙曁徐廣以誤傳誤可怪也

是無若我何　索隱云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采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按索隱自解史記非傳意吳越春秋與彼文同此傳有光曰我爾身也當如杜預解言王可弒我亦死

夾之以鈹　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

羞者獻體　燕禮小臣請執羞者與羞膳者羞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于門外漢唐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爲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改服乎

寘劒于魚中以進　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一秉秆焉　聘禮記注秉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藁也說文作稈

使宰獻而請安　杜預謂齊侯請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卽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

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
非比公于大夫也以證此事惠說迂遠非也
請使重見　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疏云
按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
攝而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之職
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
覲王以爵凶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自陽侯殺繆侯後其
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祼之禮亞王而禮賓
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然則祼獻酬
后夫人所以禮賓共三事也彼疏所引粗略非鄭義也請使重
見亦是獻酬之禮時不行故子家以君出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愼校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一　吳沈欽韓文起著

昭公

二十八年傳慙使吾君　惠云外傳云吾慙置之于耳以慙御人又云慙庇州犁韋昭皆訓爲願以慙爲發語聲非也按詩釋文慙且也此當作且字解潘錫爵案說文慙且也玉篇廿作且姬姓之國者四十八　荀子儒效篇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退朝待於廷　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者非

二十九年傳請以食之　請以作櫝之費具從者一餐也

使獻龍輔　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孔疏引周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元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蓋本賈服之說按古玉圖譜有龍圭三禮圖彙云龍見而雩天子命土公秉龍圭載駟馬祀雩於南郊重民事也此圭是已則龍輔應是魯祀雩之圭說文瓏禱旱玉龍文

其母偕出　內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漢則有陽祿柘觀晉則曰蠶斯則百室

官宿其業　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特牲禮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為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預非

今何故無之　按後世亦有之唐韓愈中朝故事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

晉國一鼓鐵　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杜注非

三十年經公在乾侯　胡安國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奇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憫公之意深矣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羣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傳敝邑之少卿也　按少卿下卿也即段位在公孫段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三十一年傳夢童子贏而轉以歌　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又修務訓動容轉曲

火勝金故弗克　周官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吳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午火

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伯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故曰應之食夢發簡子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宋史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在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鄭云天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

歷算自有以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斥爲甚妄非也保章氏疏引服義與此異說

士彌牟營成周　至　以爲成命　按此乃先估計爲簿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炎武誤會爲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惠云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也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預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爲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集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

元年經春王　定公是時雖未卽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之變例也通鑑從其書法然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七月以前太子未卽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涖政　顧炎武曰此卽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卽已丑之明日士彌牟旣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也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爲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已丑挨今年之庚寅也蓋

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據長麻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也氏爲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朔同面晦異也

易幾而哭　杜預云幾哭會也按詩楚茨傳幾期也故杜以爲朝夕哭會子家子不欲見叔孫若會哭則同在中庭北面故或早或晚異其期也

與守龜在　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

公氏將溝焉　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爲公氏猶覲禮諸侯爲侯氏也或曰公氏掌公之墓地如周禮之冢人

二年經雉門及兩觀災　趙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遂經妄說按周官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則兩觀所設應在庫門外朝之位今之五鳳樓是其制邵晉涵云觀闕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明在異處闕里志兩觀臺在魯城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

傳奪之杖以敲之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觚脯以降以賜鍾人于門內雷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閽人則閽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閽杖以敲之燕禮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荊燃則杖是所削之荊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爲出避酒者非

三年傳有兩肅爽馬　賈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似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按廣雅釋鳥鸛鵝鳳皇屬也禽經白鳳謂之鸛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鸛鵝則賈謂色白馬謂似鳥俱得之

君以弄馬之故　弄馬謂玩好之馬漢書弄田弄兒皆如此義

四年傳嘖有煩言　荀子正名篇注嘖爭言也說文嘖大呼也顧云管子四問有嘖室之議

君行師從　春秋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

陶叔授民　周書及史記無陶叔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

周索　馬融注說卦索數也太玄玄掜上索下索注索數也此周索戎索并周戎之疆數之耳

五叔無官　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豈尚年哉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康叔與聃季為司寇司空故云不尚年

不敢以約為利　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儌利杜預以約為要言非

五年經於越入吳　王會解東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興璠斂　呂氏春秋安死篇注興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備興璠故用之杜預此注全襲用之說文興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奧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按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爲逸論語

秦子蒲　子蒲楚策作子滿蒲與滿史書多相亂

葉公諸梁　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弟也按韋昭注以諸梁爲戌子

涉其帑　廣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藍尹亹自度其帑也帑帑同

遂逃賞　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故强爲之請顧炎武曰恐晉陰厚之故爲此言

八年經從祀先公　此禘祭也周禮冢人疏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于後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今審諦而易之故通言先公按賈氏言隱桓閔僖從來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然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在昭位不別爲一世從此以後文爲穆宣爲昭在先只緣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悉亂蓋兄弟可

以同廟至合食之時復嚴爲人後之義則兄昭弟穆禮之經也杜預謂親盡通言先公曾不思禘祭之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非一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之

傳主人焚衝　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通典兵十三以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脽脽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槹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爲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其旋風四腳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卽衝車矣

魯于是始尙羔　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杜謂魯不別羔雁之尊卑是皆謂魯僭然無知何爲秉周禮鄭說得之

掇衛侯之手及掖　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掇靈公之手而抑之一本作撙漢書王吉傳注撙挫也荀子儒效篇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注薦藉也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撙之亦謂抑之此作掖非也杜預云血至掖謂衛侯被擠而所歃之血遂淋漓污其掖

桓子咋謂林楚　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訓暫攷工記鎛侈則咋注云讀咋咋然之咋聲大也史照通鑑釋文咋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萎腇咋舌魏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杜氏暫也之訓

林楚怒馬　史游急就篇騏駼駽駻驟怒步超

以爲公期　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外爲季氏援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喜於徵死　與上林楚云違之懲死義同隸釋羊竇道碑盜賊徵止以徵爲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爲懲左傳釋文徵本又作懲此言魯人之喜在懲懼其死之後杜預作徵召解非

九年傳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亾　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呂覽似順論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皆與此言相類姦臣移國柄又自有術

載蔥靈　賈云蔥靈衣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樹木謂之靈子今人猶名此木爲靈子按蔥卽窗靈今通作櫺廣雅釋室櫺椐也文選游天台山賦經典作軨或作苓文選注櫺窗閒子也

甘泉賦注軨與櫺同玉藻正義苓卽式也但車式以苓爲之有

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云轊式式植者衡者也按車闌即爲軨不必定是式也王應麟急就篇注軨車軾下縱橫木也尚書大傳末命爲士不得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嗛噓疏達開通即是軨上施窗也

如驂之靳　詩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鞊沈重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縫上下相對也按兵事革弁服故知此非巾幘之幘然齒相值

齊侯何從識之

犀軒與直蓋　韓非子姦劫弑主篇犀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注犀堅也此疏云以犀皮爲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爲花蘤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繖而圓懸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惟乘輿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之謂爲轑轀宋史志作睥睨云　有軍號者賜其一也按曲蓋爲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證之春秋惟有直蓋無曲蓋也

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　周禮閭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爲識按惠說陋也周禮

司兵職掌五兵五楯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衛公兵法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襟上鈔記古者造彝器刀劒之屬有欵有識豈僅漢時爲然哉

十二年〔經〕公至自圖成　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

十三年〔傳〕戍也騎　檀弓疏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爲公叔氏鄭云朱春秋作戌

十四年〔經〕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杜預云祭社之肉盛以賑器按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

〔傳〕屬劒于頸　屬讀如犀甲七屬之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

婁豬艾豭　釋詁摟聚人婁與摟通小雅角弓篋婁斂也趙岐孟子注摟牽也凡六畜通淫之時好狂走羣聚故杜預以爲求子豬今養母豬家有牽牡豭就風合之呼爲豬郎集韻讒求子豕也或省作貗豭字林豕三毛聚居者一曰豕老謂之豭

翦賸將殺余　此尹吉甫後妻逐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蓋翦賸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劉絢曰翦賸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衞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多矣鄭玉曰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爲世常有

之欽韓按晉之愍懷太子隋之庶人勇播岳楊素皆決然爲戲陽速事而不惜此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刪矙出奔南子援戲陽速以爲證靈公播其惡于鄰國左氏所錄據彼國之辭爾先蓍南子之惡靈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　說苑脩文篇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旧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哀公

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　杜預云夫猶兵也劉炫云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魏晉間始謂士伍爲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卽士卒爲之劉謂別有城夫亦非晏子諫下爲我殺兵二人以士爲兵僅見于此然晏子非古書此條尤非劉向所校本也

如子西之素　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喪禮注形法定爲素曲禮疏素樸也

大夫種　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寰宇記云文種楚南鄂人吳越春秋注楚之鄒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蓋范蠡爲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宦於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高誘尊師篇又作楚鄞人蓋越爲楚所滅鄞亦通爲楚地明一統志甯波府人物云文種鄞縣人甯波府志文種鄞縣人則郢鄒皆鄞之誤耳

樹德莫如滋　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

慧燒能戒之　小雅慧忌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目之精者可慧爲毒本說文

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諰注昭道諰誠也慧與諰義一也杜預訓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皆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吳越春秋濁女山者諸寡婦女往浣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令遊此山上以快其意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句踐見怒黿而式之曰黿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黿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吾（吾疑吳之誤）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

起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次有臺榭陂池焉　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韓非外儲說左上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張守節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句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楯嬰以白璧纏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愛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按陸廣微吳地記華池在長洲縣千將鄉長樂里）闔閭出入卧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鮪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吳地記南城宮在長樂南宮城在長洲縣千將鄉安昌里）

走犬長洲然皆夫差之事而彼謬以爲闔閭也

二年傳三揖在下　服云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按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面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呂覽精諭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是其事也

使太子絻　杜預云絻者始發喪之服拔主人之袒而免自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事而免自大功以及緦麻于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遠葬者及近郊而後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君弔時又特爲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爲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爲之說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父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于郊疏家扶立鄙學乃敢抹殺經文以欺後世乎愚謂太子絻者爲下僞自衛逆太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也崩聵忘父之八雖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

先建施于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則罕駟兵車來者不得不分
良列陳以當我此孫臏以下駟當上駟之法杜注不了
龜焦　說文龝灼不成也此焦字非體也
庶人工商遂　虞翻易注遂進也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
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三而一
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
侯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後選曰郊人賤技藝按禮文則庶人工商亦得拔其才
藝之尤錄之郊學以待事官之授也此有功則徑進鄉學官之
志父無罪　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叛既復
更名志父按假設簡子以諱惡名易名則下文蒯聵之禱不應
猶稱舊名杜謂一名者是或志父本是字後遂以爲名後人以
字行之始也
羅無勇麋之　廣韻引作糜
趙孟喜曰可矣　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亾按下傳
傻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喜正爲范中行發杜解謬
三年傳舊章不可亾也　惠云禮疏引熊安生曰天子藏舊章于
明堂諸侯藏舊章于祖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九十五終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愼　校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　南菁書院　吳沈欽韓文起著

哀公

四年〔經〕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安國曰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　元李治古今韙云承卽懲也此仍主杜解惠據魯頌傳承止也以訓此俱未當按呂覽貴信篇注承佐也聘記大夫爲承擯此承字義與彼同屬下句共佐亂者卽下文公孫姓公孫盱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　家人言民家魯世家遷于卞邑爲家人漢書注猶言庶人也

爲一昔之期　穀梁莊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
王篇昔昔夢爲國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
通昔不寐矣

五年傳王生惡張柳朔　惠云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朔
王胜古張字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王胜即王生欽韓按呂覽
當染篇范吉射染于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黃籍秦高彊與
左傳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晏子內篇諫上湣于人內女于景公生
孺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
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宮之號晏子問上令諸子
無外親謁辟梁邱據無使受報言不使嬖臣與寵妾交通也杜

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諸子有七子八子之等見秦本紀

景公死乎不與埋　言羣公子不得送葬

六年傳再敗楚師不如死　按卜戰不吉故知當敗退又不吉故
知當死再敗楚師之語即指卜戰不吉兩者俱不吉等死死警
也此昭王之意杜解謬

潛師閉塗　史記作伏師閉塗索隱云閉塗即蔽塗也故下云
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按杜預注即服說然閉塗者恐
君死消息聞于敵中也君死棺斂反國而殯雜記備之矣何用
蔽塗索隱强解非也

使問諸周太史　服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
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惠云自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于

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按服氏後說是也說苑君道篇作太史州犁

出萊門而告之故　定九年陽虎焚萊州蓋陽生在魯亦居于陽關

七年傳故畀邑十一年之　釋詁之往也

惡賢而逆之　孟孫知諸大夫皆阿從季孫故誚之曰惡有心知其賢而逆之乎而諸大夫果飾詞以拒景伯

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　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并小由來已久我若心知伐邾必危豈肯不言耶惟德亦如邾而眾彊過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必危二句亦為孟孫之辭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

八年經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杜預謂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信如預言則各諱滅國之名何不盡書以示後空人之國殺人之君與臣書法偏從其矯誣之單辭何以示後而猶謂非本志乎彙纂云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亾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按此說似可通

傳所託也則隱　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圍鄭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柞之以棘　說文柞以柴木壅也

十一年〈傳〉有子曰　劉敞曰有子當爲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不得云有子也按春秋時急子壽子國策盼子嬰子章子呂覽田和稱和子若此類多矣冉有稱有子又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　言人誰不走而我欲如之

人尋約吳髮短　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聯矣髮短則用繩耳

以尋者軍令之大凡也公孫揮欲以多獲爲功北史爾朱榮傳

令其眾辦長繩至便縛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　叔孫爲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爲此官杜預以爲

從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　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屬鏤以死　淮南氾論訓大夫種身伏屬鏤而死高誘注

鮫爲鐻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鐻鐻與鐻同　愚按屬鏤蓋劍脊上連屬爲琢文也　續輿服志佩刀以銖荀子成相子胥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注獨鹿與屬鏤同與高後說通也

利劒也一曰長劒撰施鹿盧鋒字誤　曳地屬錄而行也

宋公求珠雖不與　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亾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

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夏戊爲大夫　杜云悼子之甥按甥當爲舅蓋子愁之子文與上事相連不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　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譜孔子年六十八歲歸魯

十二年經用田賦　何休注田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按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并車馬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二十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二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然則漢法計丁口出錢今魯計田爲賦于稅畝邱甲之外復別有徵斂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傳放經而拜　經卽齊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于昭公之世又其本國疏謂大夫之弔服弁絰非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有司徹云乃燂尸俎注古文燂作尋引此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温也寒

歇也按中庸注温讀如燖温則尋字本作燖

無不摽也　釋詁摽落也

侯伯致禮　服云致賓禮于地主按服意謂賓有所歸卽圭璋皮馬之類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

十有二月蠆　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已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

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十三年〈傳〉十月上辛　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祭也

佩玉纍兮　玉篇纍聚也垂也

十四年〈經〉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大衍日度議以開元麻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麻正矣長麻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傳〉車子鉏商　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同按文選繁欽與魏文帝牋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僞撰故彼文曰車士

驟顧諸朝　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子我夕　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　釋名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卽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尚盤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八數知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韓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曰

完子或是田常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牛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駘麗駟乘四郎駟方謀闢止事須祕密必不多車索隱之言是也惠云正義引昭子莊云云盖因杜注而附會也世本僖子生聞公猶怒將出　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于所遭之不幸者盖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亾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東郭賈奔衛　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子告季孫孔子辭　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十五年傳涉人之過也　涉人猶津吏

離病于外八矣　詩傳離憂也

十六年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　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有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盖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厤法積之則大

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爲庚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麻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謂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欽韓按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麻始知十一月庚辰朔庚子爲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音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俗師妄益與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則

孔子年七十二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惑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爲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爲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說無論夏正周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濂誤算一月眩于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不懋遺一老　小爾雅懋强也

尼父　檀弓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爲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爲且字也

貳車反祔　孔悝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戴侗曰說文云祔宗廟主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祔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祔然祔爲遠主明矣孔悝但有祔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乞曰不可得也　言一千五百人數多不可給

抉豫章　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子豫章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荆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枏據彼說則豫章與枏木爲一類也爾雅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本

草別錄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丈餘小葉似楠而尖長背有黃赤茸毛四時不彫夏開細花紅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卽別錄所爲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欽韓按爾雅翮無疵郭注翮梗屬似豫章鄭樵草木略釣樟曰翮亦樟之類爾雅之翮非卽樟也顏師古漢書注豫卽枕木章卽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妄分爲二不知其何據時珍襲之漫指釣樟爲豫非也

殺齊管修也　後漢書陰識傳修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爲陰大夫

王如高府　淮南泰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卽石乞所欲焚者也

問白公之死焉　死同屍呂覽雜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代執火者而言　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注燭燋也疏云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然古者未以蠟爲燭故用荆杖灌以膏然之又未有燭盤故令彼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　居句如矩　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棒椀以爲緒　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

燭燒燭者有墮即燭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始于何時梁書傳昭傳昭嘗插燭于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是也

十七年傳爲虎幄于藉圃漢書所謂武帳

乘衷甸兩牡甸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徐鍇曰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爲繩證反釋文于此作時證反仍依鄭讀按衷善也衷甸安車也必駕兩牡者以牡爲貴食貨志云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漢世猶然曲禮疏謂安車駕一馬小車按續漢志小使車不立乘有輧則安車駕二也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

送湯于鬄三盛二之訛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即此衷甸兩牡

紫衣狐裘正義紫衣君服玉藻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葢僭宋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王肅云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此以北方之間色至于君前爲大不敬也君衣狐白裘良夫又僭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欲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據彼文則紫衣本非常服

袒裘不釋劍而食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褖衣褖衣之上加朝服所謂褖裘者袒正服露褖衣也然則上之紫衣乃褖衣良夫未加正服遂至袒裘漢制惟蕭何得劍履上殿是人臣皆解劍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左右句卒　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卽左右句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句卒正謂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按強卽距也）句卒之義如此

太子又使椓之　呂覽愼行論椓崔杼之子令之爭畢沉云椓義當與嗾同按方言椓憩也楚以南謂之椓楚詞章句誦猶譖也則字本爲誦作椓借也

衞侯貞卜　大卜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非

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　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屬下讀之按裔遠也何休注焉者於也呂覽季春注焉猶於也自遠棄大國故將爲其滅亾也錢大昕曰毛詩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頼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眾注爲證按孔氏本無是非惟知佞杜預遂以不狂爲狂

十八年　傳宋殺皇瑗　紀年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丹水益汲水之變名也

二十年　傳越圍吳　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髣髴具在高者猶丈餘濶亦三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云子胥亾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卽此地也

二十一年　傳溺人必笑　呂覽大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晏子雜篇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

魯人之皐　明堂位注皐之言高也爾雅釋天五月爲皐釋文

本或作高皋高似相通廣雅釋言皋爲也此言魯局于境內與
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　惠云呂覽曰按知化篇子胥高蹶高誘曰蹶瑕也傳曰
魯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貌欽韓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譏晏
子猶倮而訾高櫛者卽高蹈也

二十三年傳可以稱旌繁乎　旣夕禮薦馬纓三就公賵玄纁束馬
兩旌乘車所建也

長武子請卜　呂覽當染篇智伯瑤染于智國張武淮南人間
訓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卽此長武
子也

是躉言也　說文躉衛也又躉竊言不慧也集韻躉或作讋按

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爲訾推譽不肖之謂懲與服杜解正
同字從足非體當作懲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
吳越春秋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言宰嚭之死者凡五見獨此傳稱吳氾而猶用事于越未詳

二十五年傳衛侯出奔宋　服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
之事其說未聞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韤而登席　韤古只作絑文子上德篇一以爲冠一以爲絑玉
篇袜脚衣燕禮命安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
屨升堂謂之飫是君之享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
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

命坐之先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除遭喪于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韤此其杜撰也

君將殺之　說文引作磬正誤云磬作殺誤玩褚師上語必是足創不堪著屨若復勉同入必潰浥須潤拭反使君見而欲嘔也

公戢其手　戢本爲揖詩傳拮据揖也疏云揖捐謂以手爪捐持草也史記孫子列傳救鬬者不搏揖然此揖謂兩手相固握杜預言如戢形非也詩釋文揖本文作戢字通耳杜預云抵徙手屈肘釋名云倚箠倚伎也其義當爲巧弄之狀抵徙二字所出也

奪南氏邑　檀弓疏世本靈公生昭子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

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按衛策有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翦夏丁氏　十一年云夏戊此云夏丁不可曉

是食言多矣　釋詁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也

二十六年傳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曳或作洩聲與舌近此作后誤

卒于連中　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古文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亾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亾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二十七年傳屬孤子三日朝下令于死事之孤使三日而朝大戴記千乘篇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　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　呂覽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按晉者進也

衣製　六書正譌製雨衣今俗訛爲裁製

知伯聞之乃還　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走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　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亾　荀子彊國篇亾國至亾而後知亾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

仁和葉維幹
長沙王先愼 校